




逸舟红尘 著

揭开一代传奇女作家迷一样的绮丽一生  
直面杜拉斯生命中的真实和谎言

她一生活得潇潇洒洒，  
没有听命于谁，  
也没有辜负于谁，  
她才是真正活出了  
境界的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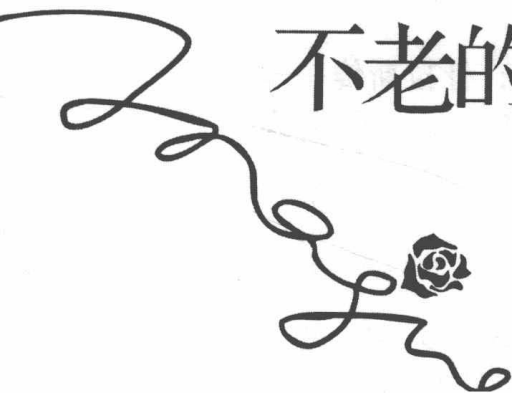
# 不老的情人：杜拉斯传



新世界出版社

# 不老的情人：杜拉斯传

逸舟红尘 著



 新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老的情人：杜拉斯传 / 逸舟红尘著. -- 北京：  
新世界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5104-6008-1

I. ①不… II. ①逸… III. ①迪拉斯(Duras,  
Marguerite 1914-1996)—传记 IV. ①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7788号

## 不老的情人：杜拉斯传

---

作者：逸舟红尘

策划编辑：张铁成

责任编辑：佟盟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王宝根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刷：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10mm×980mm 1/16

字数：100千字 印张：17.5

版次：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6008-1

定价：36.8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6899 8638



---

杜拉斯传 **Marguerite Duras**

- 序 言 杜拉斯和我 /1
- 第 一 章 开始抑或结束 /7
- 第 二 章 交趾支那的小雏菊 /24
- 第 三 章 西贡的少女 /40
- 第 四 章 玛格丽特的堤坝 /52
- 第 五 章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/64
- 第 六 章 重返杜拉斯 /79
- 第 七 章 在巴黎 /93
- 第 八 章 写作的起点 /106
- 第 九 章 写作之门 /120
- 第 十 章 奇特的婚恋 /134

---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

---

杜拉斯传 **Marguerite Duras**

- 第十一章 灵魂流放地 /146
- 第十二章 荒唐的爱情 /159
- 第十三章 平静地生活 /176
- 第十四章 S·塔拉的音乐 /190
- 第十五章 与电影同行 /203
- 第十六章 雅恩·安德烈亚 /215
- 第十七章 两情相悦 /228
- 第十八章 永远的中国情人 /245
- 第十九章 最后的告白 /266
- 后 记 拒绝杜拉斯 /270

---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"Jouguenit". A small,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rose is placed above the letter "u".

序言  
**杜拉斯和我**

杜拉斯和我是一个人。她是正面光洁的面孔，我是面孔背后蓊郁的毛发。这是我在看到杜拉斯肖像时的第一个反应。

我把这话说给自己听，然后心里猛地刺痛一下，一道狭长的口子裂开，我掉了下去。我钻进了杜拉斯的体内，让她死去的身体带着我的欲望重生。

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会时刻渴望着与她身心交融，合二为一。我爱杜拉斯，虽然这种爱不同于男女

之爱，但我依旧渴望与她融为一体。当然这种融合是灵魂上的。我与杜拉斯灵魂融合的结晶就是这部《杜拉斯传》。

你可以说，我是在重塑杜拉斯，但我却想说，我是在借杜拉斯之名，写我自己。杜拉斯是我的精神图腾，我倾慕她，也蔑视她；赞美她，也诋毁她，这一切都源于我对她的那份五味杂陈的爱。

当我一个人揣摩她的时候，我喜欢叫她玛格丽特，这让我觉得与她亲近；而当我与别人谈起她的时候，我只能把她称之为杜拉斯，以示对她的敬意。玛格丽特是活在我隔壁的小姑娘，而杜拉斯是闪烁在我夜空里的星辰。

现在，我看着杜拉斯的影像，心里思绪万千，我既倾慕于她遗世独立的风骨与才华，也不屑于她放荡不羁的性情与行为。这一切的差异，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西方，我在东方：她已仙逝，而我正盛年。

杜拉斯说，如果她不是一个作家，会是一个妓女。而我说，我想做一个作家，是因为我骨子里的传统。杜拉斯是我的镜面人。

现在我与她是如此熟悉，可在三年前，我还不知她是谁。只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在豆瓣上看到一篇关于电影《情人》的评论，才知道了她的名字。

百度了电影《情人》，连看数遍，直到能默诵里面的一字一句，于是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——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。

因为爱她，所以爱了她所有的文字。遗憾的是网络里能搜索到的关于她的信息很少。我很奇怪，这么一个传奇的女子，为什么国内有关她生平的记录那么少？是翻译的原因，还是一如她自己所说的：“要了解我，读我的文字就行了。除了这些文字，没有什么能证明我的存在。”

百度了所有关于她的书籍来看，所有的书里都有



她，但所有的书融合起来也不是全部的她，这是我不能忍受的。我需要一个完整的她、鲜活的她，来填充我的想象。于是我告诉我自己：也许我可以重塑一个她，用我自己的眼光、我自己的文字。

感谢好友影子，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与鼓励，让我有勇气、有动力去完成我最想完成的这件事。选择重塑杜拉斯，我心里很没底：这个奇特的女人，有着太多的粉丝，而我不敢保证我笔下的杜拉斯让他们都满意。我似乎在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。然而，我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，我写的只是属于我的“杜拉斯”，与别人的“杜拉斯”毫不相干。

开始写作的那一天，我站在镜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沉思，然后用想象里的杜拉斯影像，把自己覆盖。耳边却传来她苍老的声音：“我唯一感到好奇的是：人们究竟怎样看待我。你对我的看法，我很感兴趣。”

这个自大狂妄的女子，终究是有所在意的。在意的

不是好印象、坏印象的价值判断，而是人们会对她做出怎样的评价，她在意的是评价的内容。那么现在，如果她知道了我的心思，是否会从坟墓里探出头来，与我探讨一番：作为一个东方女性，会如何看待她丰富的阅历与灵魂？

杜拉斯对自己的人生定义是很理性的，于是她对给自己写传记的人说：“我的生活传奇，你的生活传奇，它并不存在。或者说这是个词汇学的问题。我的生活传闻，我们的生活传闻，是存在的，但这并不是我和我们的传记。是通过虚构回到过去的年代，触发灵感，从而使生命恢复活力。”我想这也是她之所以选择写作的缘由。

世间的事，没有对错，只有真假。然而她却说：“在现实中，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，任何事情……”亦如佛家说的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切世相都是虚妄……”让人莫名悲凉。一生丰富的情事，却不曾消减

她的幻灭感。她在这个世间该是多么孤独啊！

于是，我有了与她一样的写作意境：在文字里寻找那个已经死去的自己，并用她修复自己的记忆。

说到底，杜拉斯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是文字在她身上镀了一层五彩霞衣。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，我相信她的迷茫与我们的迷茫一样，她的生活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剪影。而她之所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，只是因为她的文字、她的经历，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。

只要你存在，就不能回避别人的质疑或者赞扬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记录和评述。而对于这些记录，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那已经不是真实的你，你只是流传在这世上的一个传说，仅此而已……



## 第一章 开始抑或结束

夕阳的余晖透过寂静的长廊，投射在病床前的玻璃板上，在对面墙上形成几个光斑，格外耀眼。雅恩·安德烈亚放下手里的书本，向仰卧在病床上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投去深深的一瞥。

疾病使她急速地衰老，脸上、额头、眼角的皱纹，如深谷沟壑般纵横交错，像极了她苍老的故乡——杜拉斯镇。一个人要怎么痴恋一个地方，才肯把它当作自己的姓氏，让它与自己的人生同辉。

雅恩·安德烈亚看着她苍老的容颜，心情变得抑郁而复杂。对于凡俗的女人来讲，衰老是一个残酷而悲凉的过程：眼看着皱纹与黑斑在脸上步步紧逼，一点点侵蚀青春的印记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然而躺在这里的这个女人是不怕的，非但不怕，反而会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一切，就像在阅读一本很有趣味的书。也许，只有这个女人才会在文字里兴趣盎然地讨论自己的衰老，而不是垂头丧气，自怨自艾。她甚至以一种无比骄傲自信的语气说出了那么漂亮的句子：“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，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。”

人们一遍遍地读着这个漂亮的句式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：这个句子出自他——雅恩·安德烈亚的口中。这个句子从他看见她的第一眼开始，就在心里酝酿，直到通过她的嘴说出来，被世人聆听，感怀。

未知道她之前，他就像大多数男人那样，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，按部就班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剧目，从出生到童年，到青年，一直走到那个叫作康城的地方，等待她的名字跳入他的眼帘，等待她的文字开启那场“旷

世遇见”。

爱情就是一场遇见，不能想象，无法预设，就像漫天飘落的雪花，带着独特的使命落到它该飘落的地方。如果有风改变了它的方向，这种改变也是必然的。如果雅恩·安德烈亚没有遇到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他就不是现在的雅恩·安德烈亚，他还是那个叫作雅恩·梅勒·巴蒂斯特的普通青年，在另一条未知的路途上跋涉。然而他遇见了杜拉斯，杜拉斯就是那阵改变他方向的风，改变他，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他，也只有这个全新的他，才可以与玛格丽特·杜拉斯比肩而立。

雅恩·安德烈亚就是杜拉斯创造出的男人，当他被她以“雅恩·安德烈亚”来命名的时候，他今生的一切就都已隶属于她。她说：“有了这个名字，你就可以安心了。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。谁都不会忘记。”

为什么要让他安心呢？难道与她在一起，他会不安心吗？是的，她总是那么轻而易举地看清他。这一次，他是决定要离开她的，他受够了她的喜怒无常，受够了她的刁钻任性。无论她用什么手段引诱他回来，他都下定决心不会再回来的，离开她的那一刻，他就是这样决

定的。然而现在他还是回来了，又回到她身边来了。

有人告诉他，如果他再不回来，他可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了，这让他感受到痛苦。人总是面临失去的时候，才会觉得曾经拥有的珍贵，他怎么可以没有她呢？如果没有了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雅恩·安德列亚又是谁呢？只能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杜拉斯是雅恩·安德列亚的灵魂啊，现在那个灵魂要去了，怎么可以？

尽管，杜拉斯经常与他谈起死亡，但是现在，当他们真正要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雅恩·安德列亚还是感受到了恐惧。他不能让她一个人孤独地离去，所以，他选择了回来，回来陪她走完人生这最后的一程。

这是她昏迷的第三个月，心跳还在，呼吸还在，只是她的躯体一动不动，她的嘴巴一动不动，她的意识在另一个地方游离。早上，医生刚刚给她做了全面检查，依旧没有找到她昏迷的病因。

雅恩·安德列亚却认为这是他的过错，如果不是他扬言离开她，如果他没有那么激烈地骂她，推搡她，或许她不会这么轻易地病倒，尽管她已苍老，但是她的生命力还是很旺盛的，就在昏迷的前一刻，她还在

奋笔疾书，为他写一本书，她说，她要用这本书重新拿回他的爱。

一定是这本书累坏了她。想到这里，雅恩·安德烈亚就不能不痛心疾首。他痛恨自己的忘恩负义、刻薄寡恩，她创作了他，把他写进了她的人生传奇里，让他的人生与她的名字同辉，而他却让她伤心了。

他不该这样残忍，他清楚地知道，现在他就是杜拉斯的一切，是她的情人、司机、保姆、记录员……是她所需要的一切，没有他，她的生活难以想象。他明知道杜拉斯离不开他，而他却坚决离开，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谋杀？

现在杜拉斯昏迷这么久了，依旧没有清醒的迹象，雅恩·安德烈亚觉得自己的错误无可原谅。那么杜拉斯呢？她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？也不是的。这个古怪的女人，事实上，她总是每次战争的挑起者。

雅恩·安德烈亚是爱她的，这一点，杜拉斯应该毋庸置疑，他是她忠实的奴隶，愿意为她付出一切，她应该珍惜，可是她的脾气太坏了，她把雅恩·安德烈亚对她的爱当作武器击打他，还不许他有任何抵抗。



她时常骂他，打趣他，讽刺他，甚至洋洋自得地警告他：“告诉我，您能去哪里？您跟一个著名的、十分聪明的女人生活在一起，您什么都不用干，吃住免费。全世界的人都想取代您呢！”不可否认，她说的全是事实，然而这不能看作她鄙视他的理由。

这些话，雅恩·安德烈亚有时候可以容忍，但是在他不高兴的时候，这些话就成了杜拉斯刺伤他的利器。虽然说与一个如此著名的女人生活在一起，并被她所爱，这足以满足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她的尊重。

他们之间总是这样相爱相杀。好吧，现在，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康城，让我们跟着雅恩·安德烈亚的回忆，回到他们的第一次相遇。看看这对情人是如何相遇相知的。事实上，在没有遇见杜拉斯本人之前，雅恩·安德烈亚先认识了她的作品。

当雅恩·安德烈亚第一次看到杜拉斯的小说时，就为她的才情所倾倒。很久之后，他还很清楚地记得那部小说的名字：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那时候的他在康城学哲学，是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